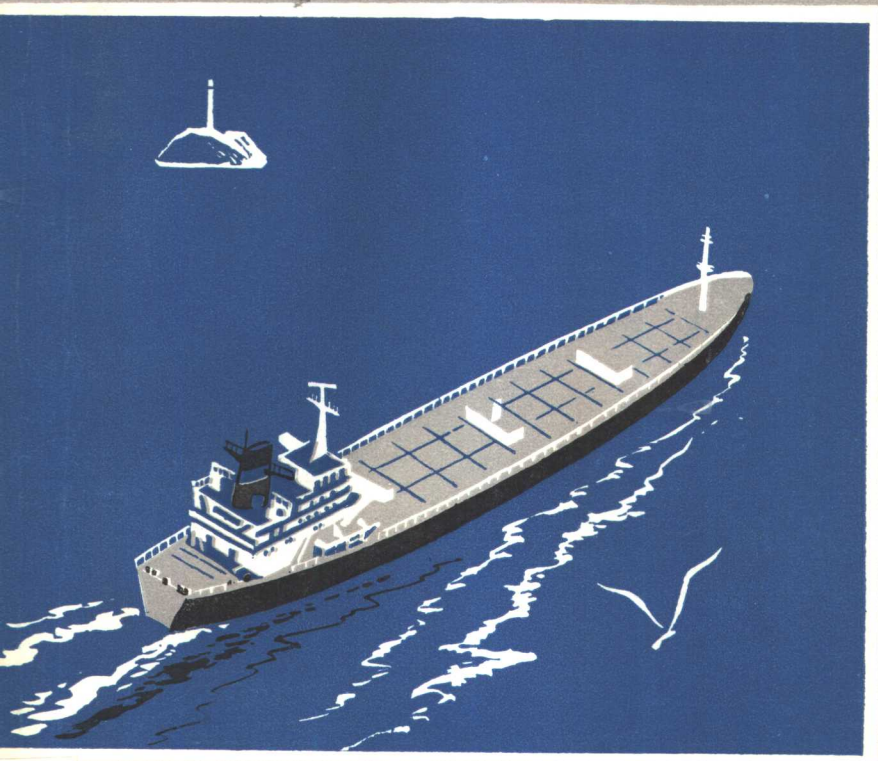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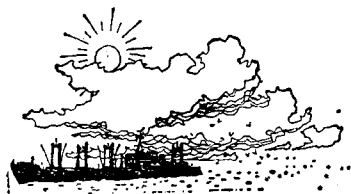




航海的故事

HANGHAI
DE GUSHI



航海的故事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以讲故事的形式，介绍了海运战线的斗争和有关知识。书中对海上抢险、支前军运、抢运大庆油、客轮风光以及过去的海员起义，都有较生动的描述。

上海，是祖国海运战线的一个重要基地，本书可作为广大青少年了解这一基地发展情况的辅助读物。

封面设计：袁晓沧 封面题字：张德宁

航 海 的 故 事

曹忠铨 陆新扬编

黄全昌 插图

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

(上海永嘉路123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日历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.75 字数 127,000

1979年5月第1版 1979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0,000本

统一书号：7150·2053 定价：0.41元

目 录

冰海抢险记·····	1
燕尾旗·····	25
碧海轻骑·····	44
九天九夜·····	67
心愿·····	118
长锋号上·····	141
船舶“心脏”·····	168



冰海抢险记

一九六一年冬，朔风怒号，寒气刺骨，渤海新港海运调度室里却是热气腾腾，人声鼎沸。

被人群围着的调度员应接不暇地、接二连三地对着电话筒重复着那句老话：“不行，我们要对安全负责，你船不能离港！”他刚搁上话筒，电话铃声又无情地响了起来，簇拥在周围的人群也对他施加压力，说什么“我船装的是应急物资”啊；“三天后煤运不到南方，发电厂锅炉要饿肚子”啊；“支援非洲的稻种，误了农时你要负责”啊……反正，大家要尽快离港的理由都非常充分，调度员额上沁出了汗珠，苦笑着说：“同志们，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，可是，谁料到今年渤海结冰这么严重！一直冻到老铁山，整个渤海都给冰封了，几十年没有的事啊！”

“那咱们就这么干等着？”人们焦急地问着。

“当然不能等，破冰船已全部出动，空军也正在炸冰，情况会很快改变的。”

“我们船可以例外吧？”人群中一位头发花白的人语气平静地说。

“啊，戴船长。”调度员一眼认出了那位头发花白的人就是

春潮号的戴德海船长，高兴得大声说：“你来得正是时候，你们船马力大，钢板厚，船体短，北冰洋都闯过，顶得上一艘破冰船，当然可以例外，你回上海吧？好极了，有你在前面开路，还可以带几条船闯出去……”

调度员话还未讲完，一张用红铅笔标着“SOS”记号的电报纸送到他眼前。

“SOS”的红字记号，使房间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，海员都知道，这是国际上通用的船舶遇难呼救信号。大家情不自禁地围上来观看，电报上写着：“我轮在渤海被冰封阻，主机有故障，急需救援。船位在东经118度……”电报结尾的署名是威里斯号。调度员双眉紧皱着看完电文，抬头对戴德海刚要讲话，电话铃又响了，他拎起话筒边听边讲：“是局长吗……电报刚收到……破冰船都在执行任务……春潮号船长在这里。”说完把话筒给戴德海说：“局长要和你说话。”

戴德海接过话筒，闹哄哄的调度室瞬间静下来，只听到戴德海响铮铮的山东口音：“是，我们坚决完成任务……决不让来我们国家的外轮受到损失！”

抢救遇险外轮的消息，成为春潮号全体船员的紧急动员令，不到半小时，全船就准备完毕，解缆出港。海面上，下着鹅毛大雪，视线很差。戴德海打开驾驶台中间一扇窗，胳膊搁在窗台边，雪花飘拂着他那枣红色的脸膛，他伸展着蒲扇似的手掌，防止雪花打湿望远镜，凝望着远方一动不动，领导的话依然在耳边回响：“你们首次代替破冰船，任务十分艰巨，更重要的要记住，你们是去履行国际主义义务……”

“船长，冰海上全是这样的碎冰？”舵工兼卫生员徐平的问话，打断了戴德海的思路，他喜爱地看了小徐一眼，这个上船不满三年、勤奋好学、兴趣广泛，被人夸为“小秀才”的

小伙子，是个当海员的好苗子。冰海的知识，又引起这位“小秀才”的兴趣了，戴德海随口回答道：

“这里是疏散流冰区，到前面凝结厚冰区，就另有一番景象了。”

“凝结厚冰区？那……那船怎么航行呢？”信奉多问多知的小徐，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。

“这个，一句话说不清，你多看些书吧，我桌上有。”

满脑子问号的小徐不甘休，隔不了几分钟，又问道：“船长，渤海这样的冰冻，你过去遇到过吗？”

“三十年前，我遇到过一次。”戴德海脸色微微有些激动。

“三十年前？一定不简单，你讲讲好吗？”小徐扬起眉毛探问。

戴德海瞟了小徐一眼。这无声的命令使小徐意识到，正在驾驶室执行任务，怎么可以请船长讲故事？再说戴船长从来不容易讲自己的经历。可是船长这三十年前的秘密，对小徐的诱惑力太大了，他决心找机会揭开这个谜。交班后，小徐直奔船长房间。

船长办公桌上果然摆着一册厚厚的《冰海资料》，还有一本黑色的硬面读书笔记。小徐聚精会神地翻了起来。他特别留意戴船长用红杠杠标下的重点段落及密密麻麻的眉批。闻所未闻的知识，使他大开眼界，原来：

地球上被冰川覆盖着的面积竟相当于两个澳大利亚那么大，其中大部分是神秘莫测的冰海；

啊，资料上形形色式的冰海照片，表明冰海并非一般人想象那样平滑如镜，它们似山、似丘陵、似坑、似鱼鳞、似墙、似薄壳、似岩石、似沼地……真是千姿百态啊；

从冰的颜色上能判断冰块的新、陈、厚、薄，青蓝色的

陈年老冰硬得能戳破船肚子；

在凝结厚冰区航行，有经验的船长可以利用冰光反射在空中的斑纹，这就是所谓“水天”^{*}，从“水天”中判明冰中通道或某些开敞水域的方向，这如果不是科学的资料，真要目之为神话了。在冰封危急中还需要使用炸药开路，简直跟打仗一样。

小徐越看越有劲，忘记了时间，贪婪地阅读着，吸取冰海航行有用的知识。突然，座椅不正常地摇了一下，使他惊醒过来，这才注意到，机舱里主机声停了下来，出了什么事？他赶忙拔脚朝甲板走去。

船头上早已站满人。政委潘亮站在十几米高的大桅顶端的临时了望台上。风雪中，他那件棉大衣变成雪白的征衣。他身子向前探，伸长脖子，使劲地观察着。

甲板上的船员也都颇为焦急地四处张望。小徐不解地问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说话象敲锣的水手长袁大年大声道：“你不知道吗？船没有了！”

“船？我们不是在船上吗？”小徐脑子还在《冰海资料》上，没转过弯来。

“你这个书呆子，我说的是那条外轮——威里斯号没有了，失踪了！”

突兀而来的消息使小徐愣住了，他吃惊地看着那海面上快速流动的大小冰块，《资料》上记载着的许多因船体不牢固、被冰挤掉船底而遭灭顶之灾的悲惨事故，又出现在他的眼前。他情不自禁地伸长脖子四下探望起来，为威里斯号

* 水天：在冰海中，冰光能反射在低云上，出现一些斑纹，云层上若有深色的斑块，表明在它的下面有开敞的水域存在，这就是所谓水天。

的命运而担心了。可是，人在甲板上了望，顶多看四、五里之遥，只见远处冰天一线，白茫茫的，什么船也没有。

海面上寒风凛冽，船员们都冻得脸发紫，可是谁也不肯回房间去，大家都很奇怪，据外轮报的船位，明明是在这一海区呀。戴船长用无线电定位仪反复测量几遍，确认现在位置没有错，威里斯号到哪儿去了？雷达荧光屏上也看不到一条船的影子，真的被冰块挤到海底去了吗？

戴船长在海图室召开了紧急会议。

紧连着驾驶室的海图室，十米见方，船员们挤在宽大的海图桌边，围着淡蓝色的海图议论纷纷。大多数人认为外轮可能在紧急慌乱中报错了船位，报务工作中只稍误点一个小数点，在海上就会相差上百里，因此建议电报员注意搜索海面上求救信号，同时向破冰指挥部汇报。

“是应该向上级汇报。”戴德海沉思了一会儿说：“不过，我们战斗在第一线的总不能空等着吧！”

海图室里陷入一阵缄默，大家都苦苦思索着。大副打破寂静，引经据典地分析道：“从现在渤海冰冻的情况看，威里斯号的处境有点象三年前围困于芬兰湾冰封区的遇难船。据科学计算凡是特厚的、而且迅速流动着的巨大冰块，它的压力是惊人的，对失去动力的船舶，会出现石头压鸡蛋那样的局面。当年芬兰湾遇难船有的被挤破船壳大量进水而沉没；有的甚至被两边锋利的冰舌咬掉船底，只留下上层建筑物，犹如一只无底的大铁箱搁在漂泊不定的冰块缝隙上。”

大副的分析，引起了争辩。好多人认为引用芬兰湾的海事有点危言耸听。水手长似乎有点相信，大着嗓门说：“大自然不象人那样有同情心，水火无情，水变成冰就更无情了。”

潘政委用征询的目光看着戴德海，大家也想听听有丰富

航海经验的船长的意见。

戴德海双手托着下巴，脸朝海图，交叉的眉心微微一动，他抬起头，看大家一眼，慢慢吐出三个字：“船沉了——”

船沉了？难道芬兰湾的惨事真的在这里重演？大家吃惊地看着船长。

从人们吃惊的神色中，戴德海明白大家误会了，他忙提高声调继续往下说：“船沉了，痕迹在哪儿？”

对呀，老海员都知道船沉没后，海面总留有漂浮物，再说，万吨级的威里斯号不可能象盆罐翻覆，一下子沉没。大家领会了戴船长的意思，海图室又转入寂静。

这时，甲板上却是人声嘈杂，喧哗声越来越响。

水手长跑出海图室，见船尾有几个青年水手忙得不亦乐乎，七手八脚拖拉一根粗绳子。随着收上来的绳索，船边冒出个平顶头，爬上来的竟是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的小徐，他一手攀绳，一手抱着个奇怪的小动物，嘴里大叫：“快接住它！”一只大黄猫似的动物落在水手长脚旁。原来是个小海豹，它惊恐地抖落沾在古铜色身上的冰珠，惶急地蠕动着身体向前爬行。小青年们争相抢夺这个可爱的两栖动物，笑闹成一团。

“你们高兴什么，这时候，还有兴致乐。”水手长不满地狠抓住小海豹，满肚子的气都出在手掌心里，捏得小海豹扭着身体乱挣。

政委来了，他按住水手长胳膊，示意冷静，转身问几个青年水手：“你们在做什么？”

小徐不安地回答：“我们空班，在尾部义务了望，防止大冰块撞坏舵叶和螺旋桨。”

“船尾了望，发现特殊情况了吗？‘小秀才’同志。”潘亮见小徐那个内疚的样子，口气温和起来。

小徐听政委叫他的外号，紧张的心情松了下来，连忙说：“报告政委，发现小海豹一只，它攀着冰疙瘩一个劲儿沿着船壁往上爬，所以……”

“所以！所以你们就列队欢迎了。”水手长也被小徐那带有稚气的话引乐了，顺手把小海豹往小徐手上一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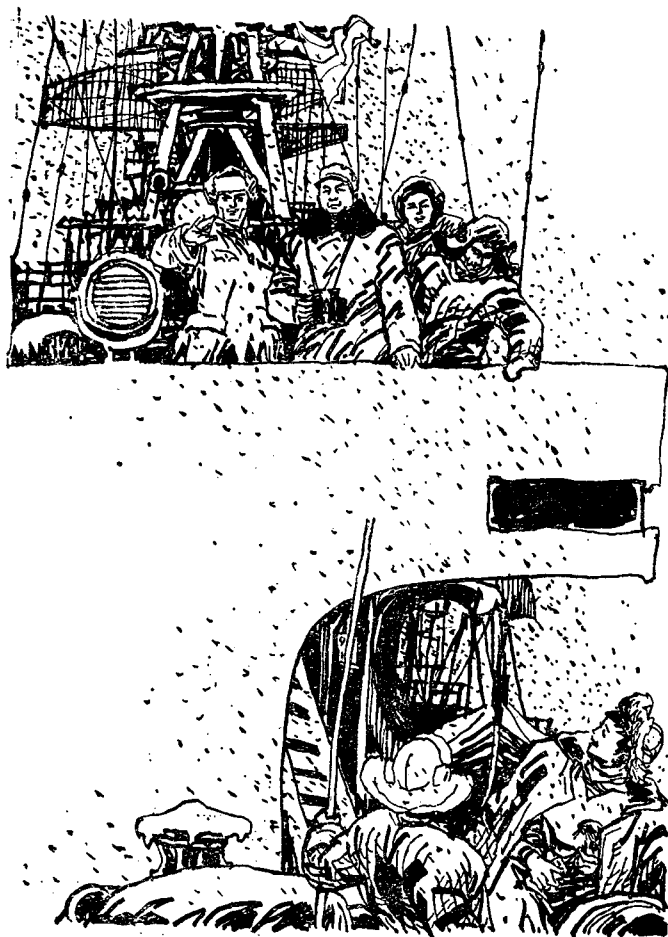
小徐不好意思地松手把小海豹放下，灵活的小海豹扑在甲板雪堆里翻滚。

甲板积雪相当厚了，压得系缆桩也看不见。从船上往下看，舷壁上越积越厚的冰疙瘩几乎与流冰相接。海面上流冰群发出奇怪的音响，轰轰发发地正从西北角朝东南方向浮动。政委看这流冰势头，忙对小徐说：“快请船长他们来观察新情况。另外给你一个任务——把小海豹抚养好，不许掉了膘，到港送给动物园。”小徐忙抓起海豹轻快地跑了。

声势猛烈的流冰群，小徐手中的小海豹，引起戴德海的注意。有经验的船长，都能从海流、风向、冰情、海生物动态中作出明确的判断。鸟栖于窝，兽居于穴，海豹在这里出现，不正证实附近存在巨型冰块区或海岛吗？戴船长眼睛一亮，忙要大副再次测定船位，自己亲自使用测风仪，记下风向和速度，并精确地计算就近海区潮汐、海流变化。判明六小时前海流、风向和现在一致，再摊开海图一测算，作出这样的判断：失去动力的威里斯号很可能被大冰块夹向东南海面的刁龙岛。根据是，从冰情看，这里集结过凝结大冰块，而冰群的流向正对着五十浬外的刁龙岛，那里有长堤般的林立礁石，能把飘泊的冰群和船截住。

“去刁龙岛有触礁危险啊！”小徐看着海图上刁龙岛周围的礁石，担心地说。

“外轮的处境更危险，时间不允许我们纸上谈兵，我们要



边航行边搜索。”戴船长回答。

“判断没问题吧？”潘政委的担心是有道理的，如果再扑空，外轮的处境就更艰难了。

“这是根据客观规律的判断，不是猜谜。”戴船长似乎很有把握。

只有大副一个人没参加谈话，他入迷似地拿着望远镜朝天边直望。风静了，天晴了，太阳升高了，先前天边的几块黄霾式斑块越发明亮，变幻着奇异的色彩，从模糊变清楚，形成五彩缤纷的图案。大副突然高兴地惊呼：“大家快来看呀！”

人们的视线集中扫向东南角的天边，那冰光交织成瑰丽的图案，线条越来越清晰，就象彩色的幻灯片打在天幕上。水手长也粗起大嗓门惊呼：“那天图上冰雪堆里，好象有条船，船底朝上，烟囱朝下，‘门’字形的大桅，可能就是威里斯号吧。”

挤在人后的小徐暗笑水手长真是想威里斯号想出幻想病了。他挤到人前一看，也呆住了，确确实实，天边的图案上有条上下倒置的船，被巨大的冰块封在那里。

“这是难得看到的海市蜃楼现象*，我们真是好眼福啊！”大副高兴得手舞足蹈地解释着。

“海市蜃楼，海上奇怪的光折射现象。啊呀，我们真幸运。”水手长一兴奋，话就多了：“按老话说，遇见海市蜃楼是好兆头。虽然这说法带点迷信，可我却碰到件巧事，一九五二年那年，我从青岛到上海，在海上就看到吴淞口的倒像图，

* 海市蜃楼是海上一种折光现象。空气密度反常时，在下冷上暖、空气干净、无风的特殊情况下，大气密度上密下稀显著，层次稳定，就形成一条折射率远比平常为大的抛物光线，人们肉眼就感觉到景物抬升到空中去了。古人误认为蜃吐气而成，所以叫海市蜃楼，也叫蜃景。

黄浦江里，船底朝天，有趣极了。那航次回到家里，碰巧我爱人生了个八斤重的大胖儿子。”

水手长的趣话，引得大家哄笑起来，小徐调皮地插嘴道：“怪不得我今天捉住一只小海豹呢。”水手长听了假装生气地举起拳头对小徐扬了扬，小徐吓得伸伸舌头，跑远开去。

站在船桥上的戴德海和潘亮也会心地笑了。天边的冰光折射证明船长的判断是正确的。

他们一面向港区破冰指挥部电告新情况，一面立即动车加足马力向刁龙岛进发。大家心里明白，刁龙岛一带是礁石林立海区，多迟延一分钟，威里斯号就多一分钟危险。

为了避免同坚硬冰块碰撞，春潮号沿着冰块间隙水道行进。越接近刁龙岛，冰块越密集，面对着海面上密密麻麻的大小冰块，戴船长全神贯注地站在驾驶台，几乎每隔半分钟就要发布一次舵令。

随着船长的舵令，春潮号迂回曲折地向前行进。有时碰到坚硬的青蓝色厚冰，还得绕一个大圈子。前进的速度简直比老牛拖车还慢。

好学的小徐虽然不当班，还是来到驾驶室，他知道冰海操舵大有学问，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水手长，正应船长的邀请，在舵盘边指导，这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啊。水手长很喜欢小徐的好学精神，他热心地对小徐讲解冰海操舵要领，什么：“船停舵快停，船退舵摆中，硬扳舵要坏，思想要集中”。总之，一切都要考虑到水中有冰块，一不小心，舵叶就有被冰块撞碎的危险。小徐眨着眼睛默记着这些要领。

驾驶室静悄悄的，戴德海照例把中间那扇玻璃窗打开，不顾寒气的袭击，注视着海面上冰块，又不时地看看手表，他似乎嫌船速太慢了，转身和政委潘亮小声议论一会儿，作出

了出人意料的决定：为了争取时间，不再迂回走冰块缝隙的航线，改用船头破冰直线航行，尽快地向刁龙岛行进！大家都明白，这样破冰前进，船长的担子更重了。戴德海要大家共同注意海面冰情变化，拨正航向，往前冲刺，倾刻，海面上的冰块，好似千军万马的白色部队迅速向船身冲来。戴船长十分镇定地扬起他那枣红色的脸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仔细识别挡住去路的各种冰的颜色和形状，然后果断地下达舵令，避开硬厚冰，朝透明色的冰层猛冲，撞冰的角度不偏不倚，恰到好处，使春潮号那尖形船头象巨大的钢刀劈向冰群，“喀嚓”连声，船到冰破，冰海被迫让出一条湛蓝湛蓝的水路来。

春潮号速度大大加快了，大副报告，雷达观察到刁龙岛，并发现岛的附近有个小点，可能就是威里斯号。一旁站麻了腿的小徐对戴船长佩服极了，过去，他只知道戴船长行船二十多年，安全航行的里程相当绕地球十几圈；船长写的航海学术论文，也有厚厚几大本。没想到，船长在冰海航行中也这样利落、果断！船长办公桌上那本《冰海资料》上密密麻麻的眉批，又浮现在小徐眼前，这真是平时苦学、用时不慌啊。真该向戴船长好好学习！可惜的是：船长不愿讲他三十年前的冰海遭遇，那里面肯定有许多值得学习的东西……

小徐的沉思被了望水手的报告声打断了：

“报告船长，正前方出现一大片厚冰区，船尾两侧的大冰块也挤了过来。”

戴德海用平时少有的大嗓门说：“不用慌，注意，舵不要硬扳。”接着，又下令减慢船速。

厚冰块大群大群聚集拢来，很快地咬住春潮号船壳，它们仿佛是有生命的白色动物，借助海水流速的力量，好似叠罗汉一样，一块一块地互相爬叠起来。喧嚣的冰块迫使春潮

号停止前进。水手长领着几个青年水手，跳上冰块，测量冰的厚度，他们顾不得冷气从脚底直凉到心窝，费力地用撬棒朝冰块和船壳钢板接缝处猛插，嗨，好厚的冰啊，撬棒到处，好似火柴棍撬大青石，纹丝不动。

戴船长弄清楚冰的厚度后，命令后舱压水。船头慢慢高翘，便于压碎船前的冰层，尾部舵叶和螺旋桨吃水更深，也就更安全，大大避免了浮冰袭击的危险，这是破冰船的常规作业。戴德海布置定当后，传令“前进一”，船纹丝不动；“前进二”，船身稍稍一动；“前进三”，主机轰鸣起来，船头压得厚冰块发出刺耳响声，但是，船仍然冲不破冰的重围。

海面上，冰块还接连不断向春潮号挤来，小徐的心紧张得几乎要从口腔跳出来。糟糕！不要外轮没救成，自己也给冰封在这里动弹不得！

戴德海跑到露天驾驶平台，前后观望了一番，果断地下命令：“摇船！”

“摇船！”怎么个摇法？小徐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哩。

大副却心领神会，立即和水手长同去操作。

一会儿，船向左倾侧，慢慢地，又摆正朝右晃去，小徐明白了，这是在调节压舱水，做摇船操作，巨大的船身缓慢地经过前、后、左、右多次地摇动，挤得周围冰块纷纷破裂。

“全速前进！”戴船长一声令下，春潮号移动了，它冲出厚冰重围，继续朝刁龙岛航行。

春潮号又和冰块搏斗了半小时，眼尖的水手长突然高兴地大喊：“威里斯号！”驾驶台上都兴奋起来，戴德海枣红色的脸膛似乎更红了，潘亮也久久地举着望远镜观察着那条不幸的船。慢慢地，前方的景色越来越清晰了，一幅令人不舒服的图画呈现在大家眼前：威里斯号被几大块百米见方的厚冰块

紧紧包围着，全船上下盖满冰雪，远看简直象一座毫无生气的冰山。若不是那“门”字桅和冰筒似的烟囱在冒着淡淡的烟，几乎不能相信在那冰雪堆里会有一条万吨船！相隔它几百米外，是嶙峋怪石垒成的刁龙岛，陡峭坚硬的斜形“龙头”虎视眈眈地正对着威里斯号，似乎想一口吃掉这个闯进“禁地”的铁家伙。这里的海水由于地形关系，流动特别急，若没有那巨大的厚冰块卡住船头，威里斯号早就撞在“龙头”上了。

两船距离越来越近，为了避免冰封和确保安全，春潮号围着外轮慢速航行。

春潮号的到来，使那在冰雪覆盖下的外轮恢复了生气。威里斯号上不同肤色的船员，不顾寒冷，纷纷挤上甲板欢呼、挥手、抛帽、鼓掌……船靠得更近了，“呜——”威里斯号鸣起了长笛，感谢雪中送炭的中国朋友，“昂——”春潮号也鸣起了长笛表示对外国朋友的慰问。长笛声中，外轮海员不断翘起大拇指，高声用英语呼喊：“中国好！毛泽东好！”春潮号船员也拥上甲板鼓掌答礼。喜气洋溢在白茫茫的冰海上。

船稳住后，戴德海和潘亮手持长竹竿冒着危险，踩着冰块，走向威里斯号。披着厚呢大衣的外轮大副，从铝制舷梯飞奔下来，张开胳膊迎上前来。激动，使他金发下苍白的脸庞泛出红晕，他感激地握住戴德海的手说：“啊，朋友，你们真如天使降临。再晚一点我船要给冰盖到海底去了。灾难不断降临在我们头上，我们主机的故障排除了，可倒霉的发报机又损坏了，危急中船长先生又病得躺在床上，上帝啊！”

精通外语的戴德海竭力安慰着外轮大副，又把手放在嘴边做成喇叭状，朝春潮号高喊：“小徐！把药箱带来！”

小徐背上红十字药箱跟着船长、政委来到外轮船舱室。宽大的床上昏睡着一个瘦瘦的老年人，他微微有点秃顶，鹰